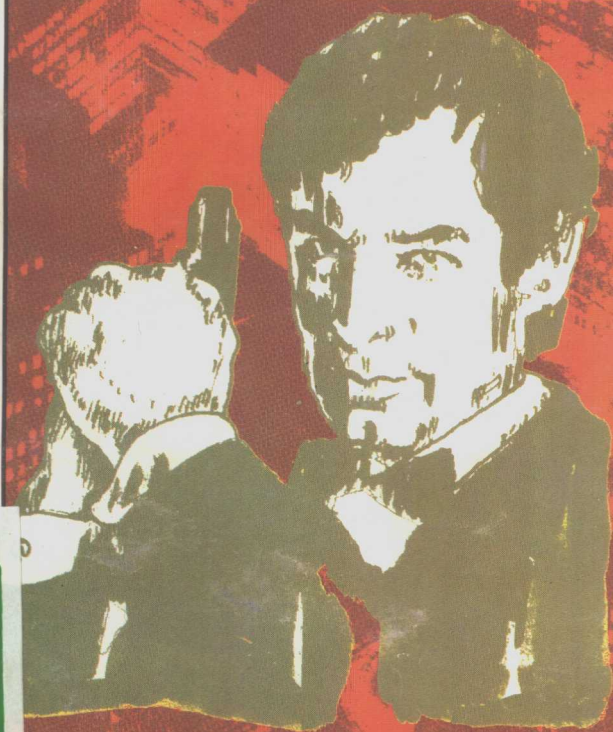


曲 平

主 编

世界

超级间谍



《超级魔鬼》丛书

团

结

出

版

社

世界超级间谍

曲 平 主编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世界超级间谍

曲 平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2 月(32 开)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10 千字 印张:4.875 印数:10000 册

ISBN7-80061-817-X/K · 94

定价:3.15 元(平)

目 录

天下第一号女间谍

——玛塔·哈莉 (1)

“神谍”

——西尔贝 (24)

大间谍

——卡尔·汉斯·洛迪 (29)

谍枭

——卡纳里斯 (39)

奇谋大谍

——雷得尔 (53)

世界间谍

——菲尔比 (64)

艾里克森

的背叛 (78)

超级谍王

——佐尔格 (100)

天下第一号女间谍

——玛塔·哈莉

历史上名气最大的女间谍，就她所从事的秘密活动来说，似乎远没有她作为“爪哇神庙舞蹈家”以玛塔·哈莉的艺名所作的表演那么成就惊人。用一句行话来说，她是一名双重间谍，至于她到底刺探了哪些情报，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可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她的悲剧性结局使她的名声更加富于传奇色彩。七十年来，有关这桩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耸人听闻的间谍案，书籍论述汗牛充栋，但大多又仅仅以传闻逸事为依据。

她的真实姓名是玛嘉列塔·格特露德·泽勒，于1876年8月7日出生在荷兰最北部省分弗里斯兰的首府列乌瓦尔登。父亲是制

帽匠。但后来，当她名噪巴黎舞台时，她又对记者说自己是一位爪哇王子的女儿，而在另一处，她又声称自己是一名爪哇女子与某个荷兰军官结合后于荷属东印度所生的孩子。她在新闻记者面前凭借自己的第六感官杜撰种种哗众取宠的故事，而她一生犹如虚构与真实炫人耳目的大杂烩，充满着爱恋、东游西荡的闲情和间谍活动的诡诈。无可否认，她不仅具有相当出色的舞蹈才能，而且还颇擅博取男人的欢心。

玛嘉列塔出落得如花似玉，秀美的身段，水灵灵的大眼睛，浓密密的黑发。父母想让她成为幼儿园教师，就把她送进设在莱登的当时唯一的一所专门学校。未曾想学校的校长却对这位眉清目秀的姑娘着了魔，一味的纠缠不休。为了尽快摆脱这段小插曲，年方十七的玛嘉列塔便只身前往海牙寻求一位叔叔的庇护。

1895年初，她在阿姆斯特丹《每日新闻》上读到一则广告：“荷属东印度军官一名，回国度假，意欲结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以期日后并结连理。”据玛嘉列塔自己说，她的初恋是“奉献给军人的”。她对广告作出了反应。

军官名叫鲁道夫·麦克里德，出身苏格兰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于18世纪初移居荷兰。玛嘉列塔和不满20岁的麦克里德相识仅一周便举行了订婚仪式，三个半月后，也就是在1895年7月11日正式结婚。鲁道夫的伯父，一位退休的老将军，认为侄子所择的配偶“相当他妈的漂亮”。

1897年1月底，儿子诺曼·约翰诞生。数月后，麦克里德必须返回荷属印度。他们一起在爪哇岛东部的忒蓬生活了一年。但这段时期对玛嘉列塔来说谈不上幸福，她一方面受着热带气候的煎熬，另一方面又得忍受着丈夫争风吃醋的胡闹。

1898年5月，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取名为琼·露伊，是个女儿。一年后两岁半的儿子诺曼夭折。这时，麦克里德决定放弃军职与家庭一起留在爪哇，对于他容貌迷人的年轻太太，这一想法是难以接受的。她想回欧洲而且最好是去巴黎。几年后，当她已成为颇有几分知名度的艺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为什么非去巴黎不可？”这一问题时，她说：“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相信，所有潜逃在外的女人都会奔往巴黎。”1902年春，麦克里德总算对妻子作出让步，举家返回荷兰。然而这之后他们的婚姻彻底破裂，终于在1902年8月分手，唯一的女儿由玛嘉列塔抚养。其后，玛嘉列塔虽然一无盘缠二无足够的语言知识，却只身投入塞纳河畔的大都会——巴黎。

在巴黎，她打算权且充当绘画模特以糊口谋生。但四个月，她灰溜溜地又回到了荷兰，原因是她的胸部不够丰满。然而玛嘉列塔并没有气馁。1904年，她再度作出尝试。这次她在著名的莫里埃巴黎马戏团所属的骑术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她曾在东印度学得一手与马打交道的好本事。一天，莫里埃先生建议她充分利用自己的丽质，表演东方舞蹈，碰碰运气。他就这样促使玛嘉列塔产生了获取世界声誉的念头，她既能操一口颇为纯正的马来语，又在东印度对土著妇女的舞蹈作过频繁的观摩。时机也极有利：1905年正当所谓欢乐时光的高潮。她首次表演东方舞蹈是在1905年1月底俄国女歌唱家吉列夫斯基夫人为进行社会救济而在自己的沙龙里举办的演出会上，她一亮相就大获成功。后来她向所有的人披露了一段神秘的经历：在远东的佛教寺庙里有人向她泄露了神舞的天机。这当然不会是真事。不过玛嘉列塔确实是一个生就的天才。她登台之初仍使用麦克里德的姓氏。不久《法兰西信使

报》写道：“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无名女舞蹈家是一个奇异的人物。当她静止不动时，她具有迷人的魅力；当她一展身姿时，她更令人神魂颠倒。”

在如醉如痴的观众中，有一位家资巨万的工业家，同时又是一位独具眼力的艺术鉴赏家——吉麦先生。为了置放他丰富多彩的收藏，他特地建造了著名的东方艺术博物馆——吉麦博物馆。他突生奇念，想在朋友们面前标新立异：让这位爪哇女舞蹈家在这高雅别致的殿堂之内作一次特别演出。但是无论麦克里德或者玛嘉列塔·泽勒，这两个名字都与此番风雅之举难以相符。于是他便给这位神奇怪异的舞蹈家取名“玛塔·哈莉”，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红霞眼波”。新颖的博物馆图书室圆形建筑经过异国情调的奇葩异草的一番修饰，俨然变成印度庙宇。隐藏在幕后的乐队奏出印度和爪哇音乐的旋律。玛塔·哈莉身着从吉麦先生丰富收藏中挑选出来的一套东方服装。她边舞边缓缓抖落身上缠绕的轻纱，直到雪肤玉肌仅仅覆盖着串串闪闪发光的珍珠长链和耳坠手镯。1905年3月13日星期一这一天是玛嘉列塔一生的转折点。在观看这场不同凡响的演出的贵宾中还有日本大使和德国大使。当然，表演裸体舞即使在法国首都巴黎也是头版头条的轰动事件。报刊评论发出一片赞扬。不久，整个巴黎就拜倒在迷人的玛塔·哈莉脚下。玛嘉列塔却认为：“我的舞一向跳得不好。人们之所以来看我表演，无非因为我是敢于赤身裸体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第一个女人。”《新闻报》在1905年3月18日星期六的报导中大为赞叹：“玛塔·哈莉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她善于用自己的脚、手、眼睛、嘴唇以及绯红的手指甲。而且由于没有衣著的牵制，她还能应用自己的整个身躯作出淋漓尽致的表

演。”然而她的前夫的唯一评论却是：“她是扁平足，根本不能跳舞。”

玛塔·哈莉仅1905年一年当中就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共计演出30次，其中3次是在罗切尔德男爵的府邸中。有6次是在特罗卡德洛大剧院演出。观众兴奋激动，掌声如雷。她获得的最大成功则是1905年8月在极负盛名的奥林匹克大剧院——巴黎第一流的舞台上。玛塔·哈莉征服了塞纳河畔的这个大都会。人人为之赞叹，个个为之倾倒。就连《纽约先驱报》巴黎版也在1905年5月2日以狂热的口吻赞道：“印度宗教的神秘色彩得到象这里这样生动高雅的表现，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1905年5月31日荷兰的一家严肃报纸《新鹿特丹报》写道：“玛塔·哈莉！别具一格，别具魅力。这个名字响彻巴黎，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巴黎回荡。这个名字挂在人们的嘴上，充满神秘、怪异、瑰玮……公主？舞蹈家？仕女？人们在询问，在猜测。”据传，四位部长邀请她赴宴，而她在沙龙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将自己的艺术向他们展示得更加酣畅淋漓。

1906年1月，她在马德里中央疗养大厅演出两周。这是她首次在国外公开献艺。数周后，她前往法国的科特达祖尔。蒙特卡洛歌剧院聘用她参加由摩纳哥王储阿贝一世赞助的马塞内芭蕾舞剧《拉合尔王》的演出。这是玛塔·哈莉艺途中的重要转折。自此她得到严肃歌剧行家的认可，因为这家歌剧院与巴黎歌剧院都属于当时的第一流抒情歌剧院。首演大获成功，她因而得以结识许多名人雅士。正在蒙特卡洛逗留的普蒂尼就曾差人将献给她的鲜花送到她所下榻的饭店。马塞内写道：“能欣赏她的舞姿确实不胜荣幸。”8月，玛塔·哈莉到达

柏林。并成为殷富的地主阿尔弗雷·基帕特少尉的情妇。基帕特央求她陪同前往西里西亚，参加9日至12日将要在那里举行的皇家秋季军事演习。这次旅行11年后在向她的提出指控时，曾被当作她间谍活动的疑点之一提出来。1906年末，玛塔·哈莉在维也纳的脱离派艺术大厅，继而在阿波隆剧院，表演舞蹈。由于教会提出强烈抗议，她不得不穿上针织紧身衣。维也纳《旅游报》的一位艺术批评家在波里斯托饭店遇见她：“她看来修长苗条，妖冶妩媚，黑亮的头发披围着一张异国情调的小脸蛋。古典式的前额和鼻梁——似乎就是直接取自于古希腊罗马。长长的黑睫毛覆盖着慧眼，弯弯的细眉简直就像出自一位艺术家的手笔。”一家荷兰卷烟厂甚至以她的声誉谋利，向市场推出“玛塔·哈莉牌香烟，最新型印度香烟，品味高雅纯正，用苏门答腊优质烟叶烤制而成。”

玛塔·哈莉结束与基帕特的关系后，于1907年12月初返回巴黎定居，暂时下榻于雅致考究的“莫里斯”饭店。这时她已是一位富裕的妇人，几乎仅在慈善义演中偶而登台。她的名气此时已与美国舞蹈家伊索多拉·邓肯相匹敌。1910年1月，玛塔·哈莉再次在蒙特卡洛客串演出。在《安塔尔》中跳艳后的独舞。《巴黎晨报》对此写道：“她的演技无与伦比。轻松欢快，神秘莫测而且令人难以忘怀。”1910年6月至1911年来，她一直深居简出。与一位巴黎股票经纪人卢索同居于卢瓦尔河畔的一幢宫殿里。玛嘉列塔至死不渝地爱恋着他，甚至不惜放弃在欧洲各国首都继续获得成功的机会。当这位股票经纪人的生意萧条清淡时，她便在巴黎市郊塞纳河畔租赁了一幢景色如画的别墅。玛塔·哈莉的梦想终于实现。她应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邀请，参加1911年

与1912年之交的冬季演出活动。在兴奋若狂的观众面前，她表演了两出芭蕾舞的大角色。柯里·德拉·舍拉称她为“舞蹈艺术大师。具有脸部表情才能、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表演功底”。虽然在舞台上取得节节胜利，这位习惯讲究的艺术家的钱袋却又拮据羞涩。1913年夏季演出季节。巴黎人有幸观赏玛塔·哈莉在《爱情安乐椅》新歌舞中的表演。在《衬衫舞》中，她出演哈巴涅拉。剧院场场爆满。喝彩欢呼声不绝于耳。

1914年春，她前往柏林。在那里邂逅了旧时的情人基帕特少尉。她于1914年5月23日与大都会剧院签约演出《百万巨偷》。首场演出订在同年9月1日。未料此前四周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31日她不仅仍徘徊于柏林，并且还与一德国高级警官共进晚餐，仅仅这一事实以后即被列为替德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佐证。玛塔·哈莉供述称：“大约在1914年7月的某个夜晚，我与我的一位爱慕者，警察局外国人处处长克里巴尔坐在一家饭店的雅座里一起进晚餐。忽然听到一次集会的喧闹声。克里巴尔对这次集会一无所知，他领着我走到举行集会的广场去。王宫前面聚集着疯狂般的人群。大家都在高声呼喊：‘德意志高于一切，！’”

由于德法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玛塔·哈莉便决定通过中立国瑞士返回巴黎。1914年8月6日她携带着全部箱笼行李前往巴塞尔，然而在瑞士边界她却碰上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她的大小箱笼可作为货物通过边界，而她本人却不得入境，因为她没有有效证件。于是她又不得不空手返回柏林。

1914年8月14日她再次离开德国首都，希望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荷兰领事馆弄到一张前往中立国荷兰的入境

证。到达阿姆斯特丹后，她的处境十分窘迫；她的衣物不在瑞士，而在巴黎的途中。在这里她没有一个熟人，更糟的是手头拮据。她那些经济宽裕的朋友们这时都在军队里。而与剧院签约眼下根本连想也别想。尽管如此。玛塔·哈莉仍然在高雅豪华的“维多利亚饭店”住下来等待日子好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感到莫名的恐惧。我一文不名。也许在海牙我还有一个爱慕者，是第二轻骑兵团的一位上校——冯·德·卡派伦男爵。他已有家室，十分富有。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注重衣着穿著的人。因此，我不重作一番修饰打扮是不能去拜访他的。于是，我在走出阿姆斯特丹的一间教堂外，便主动跟一位陌生男子搭讪起来。他是银行家，名叫冯·德·谢尔克。他成了我的情人。他为人正派，对我尤其慷慨。因为我在他面前自称是俄国人。他便向我侃侃介绍了大半个荷兰的情况。压根儿没觉察我对这个国家实际上了解得比他本人更多。”冯·德·谢尔克慷慨地支付了她在饭店的一切开销以及其他一切欠帐。玛塔·哈莉跟着这位银行家在故国由于战争而满目凄凉阴郁的气氛中总算度过几周安生的日子。现在她可以打算一下该如何与自己旧时的追求者冯·德·卡派伦男爵重修旧好了。但在此以前，银行家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魏弗莱先生的男子，这人将来有朝一日会决定她终生的命运。他住在布鲁塞尔，跟德国占领当局做着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生意，并且跟德国驻比利时新任总督冯·毕欣男爵过从甚密。通过魏弗莱，玛塔·哈莉后来在1915年初又结识了卡尔·H·克拉默领事——官方的德意志通讯社驻阿姆斯特丹分社社长。这实际上是德国间谍机构HIB的掩护性组织。

1914年9月末，冯·德·卡派伦男爵终于把39岁的舞

蹈家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她又能在海牙租上一幢小房子。几周后甚至被海牙皇家剧院聘用为舞蹈演员。但多年来,特别是由于她众多爱慕者的慷慨大方,她已经习惯于过那种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的生活,难以改弦易辙,故而仍然时时感到囊中羞涩。终于在1915年深秋的某个时候——确切日期在德国间谍机构HIB的记录中已无从查考——开始了女间谍玛塔·哈莉此生的悲剧,她正式被招募为间谍。

直到大约25年以后,也就是在1914年11月2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区战时情报处负责人,玛塔·哈莉的顶头上司冯·略倍尔少校才对此中详情作出披露。他在致尼古拉上校过去的同事、后任德国国防军反间谍机构头目的肯普少将的信函中写道:“玛塔·哈莉是通过冯·米尔巴赫男爵找到的。他当时是约翰尼特骑兵团成员。她被分派给3号情报官。后来就是3号情报官把H21(玛塔·哈莉的代号)推荐给HIB处处长的。我当时在设于杜塞尔多夫的西区战时情报处任职。尼古拉上校用电话召我前往科隆,在那里尼古拉上校与H21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米尔巴赫和我都极力反对居住在海牙的H21踏上德国国土。但HIB处处长坚持己见。”

韦尔内男爵冯·米尔巴赫任职于1915年在香巴尼作战的第三军参谋部。多年来他对于这位女舞蹈家始终怀着默默的仰慕之情。在得知她身处困境之后,顿时产生把这位往来于上流社会的女艺术家拉进HIB处充当间谍的想法。他手下的情报官霍夫曼上尉立即将此建议报告谍报机关头目柯拉上校。此时,已与玛塔·哈莉相识的克拉默领事亦插手此事。她声称并不拒绝为待遇优厚的谍报机关服务,于是尼柯拉便叫人召她前往科隆。

当时，形势万分火急：德军战线已多处被敌军突破。最高统帅部迫切需要关于敌方的确切情报。最令人忧虑的是，协约国随时可能展开进攻。

玛塔·哈莉懂得如何赢得这位缄默审慎的谍报机关头目的支持；尼柯拉终于下令立即将她送入速成班培训。冯·略倍尔少校写道：“玛塔·哈莉后来经常对我说，她在泽温纳尔越过边界时就已受到监视。陪伴她的人当中有一名印度侍女，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十分可疑。HIB的头头把H21从科隆派往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住进‘法兰克福饭店’，并指示我和施拉格米博士小姐住进‘卡尔通饭店’。我负责从政治和军事政治的角度对她的任务进行数日指导；博士小姐则确定与H21的旅行安排并负责指点她作密报和秘密观察。当密报——特别是使用密写墨水——出现问题时，便从安特卫普的军情站把哈贝扎克请来。于是又重新开始共同的指导、考问和用密写墨水写的工作。其间，在科隆‘大都堂饭店’与HIB的头头再次晤谈，只有博士小姐和我参加，在接受新任务后，我们一起又回到莱茵河畔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饭店’的总管曾任职于‘利茨饭店’。他认识玛塔·哈莉。据我们第二天听说，他还曾在某个夜晚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根据我得到的指示，为了不引起人注意，对玛塔·哈莉的指导尽量在法兰克福市外共同散步时进行。就在这样的一次散步中，她亲口对我说，早晓得她真不该到总管家去，因为总管对她的兴趣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我猜想她准是在巴黎时就欠他一笔债尚未偿还；因为我曾无意中看见她把一张支票递给他。”

当玛塔·哈莉的顶头上司冯·略倍尔上校和设在安特卫

普的针对比利时和法国的间谍站的头目施拉格米勒博士小姐向她传授间谍活动的基本知识后，她便返回海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法国首都刺探协约国的最新进攻计划，在旅行及滞留期间侦察法国有关军事地区并了解部队动向。她必须与两个最重要的德国对法侦察领导部门随时保持联系；一个是冯略倍尔少校领导杜塞尔多夫西战区战时情报处。另一个是阿尔诺德·卡勒少校主持的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谍报中心。

返回不久，玛塔·哈莉即接受了克拉默领事的拜访。后来，她在受审时把这次探访说成“是在1916年5月她第二次去法国以前的事；领事听说我在申请去法国的签证，便开口说道：‘我知道您准备去法国，您是否有意为我们帮点忙呢？我们希望您能在那边为我们收集一些在您看来会使我们感兴趣的各種情报。如果您同意，我授以付给您20000法郎’。我回答说：‘这不算多。’‘不错’他答道，‘要想多得报酬。那您就得先显示一下您的能耐。’我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答复，只说需要时间考虑。他走以后，我想到我那些价值昂貴的皮大衣。它们至今仍被德国人扣留在柏林。我榨他们些钱，也算是一种合理补偿。”

于是，我便写信通知克拉默：‘我已经考虑过，您现在可以将钱送来。’领事立即前来如数将钱以法郎支付给我。他又要求我以密写墨水跟他通信。我表示反对，说这会使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尤其是我还得签名署姓。他回答说有一种墨水是谁也无法破读的。而我只需署H21即可。接着他给我三个小瓶，上面分别写着一、二、三。当我把20000法郎揣进口袋以后，就把尊敬的克拉默先生客客气气请了出去。我可以向您们保证，我绝没有从巴黎写回哪怕一个字。至于那三个瓶子，在我们的

船驶到从阿姆斯特丹去往北海的运河时，我就先倒出瓶子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都扔进水里去了！”

玛塔·哈莉没有想到在荷兰的英国间谍对于克拉默领事在 HIB 内的身份了如指掌。并对他暗地跟踪，寸步不离。他们当然也把领事对她的探访报告了伦敦的领导中心。1915 年 12 月，玛塔·哈莉绕道英国前往法国，因为此时比利时已被德国人占领。到达巴黎后，她下榻于“大都会饭店”便立即着手卖力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她极力通过与过去的老相识前国防部长阿道夫·墨西哥、重伤后在国防部任职的让·阿乐勒少尉以及于勒·卡邦等幽会密晤，于窃窃私语中套取种种有用的情报。此外，她还跟众多在圣诞节期间麋集巴黎的法国和英国军官过夜，不久她便对协约国在德国战线的行动计划有了相当确切的了解。

岁末前不久，她向霍夫曼报告称：“暂时，尤其眼下，尚无法国进攻的考虑。”这一情报及从其他来源获悉的相同情报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得以将下一次大规模进攻安排在 1916 年初才进行。与此同时，德国间谍机关采取了一个迷惑行动：四处散布谣言，诱使敌方不知不觉接受一系列虚假情报，并且佯装部队调动。以造成德军计划在阿尔萨斯和佛兰德同时大举进攻的错觉，最高统帅部借助这一声东击西的伎俩，成功地掩饰了将于 1916 年 2 月进攻凡尔登的准备。

玛塔·哈莉关于自己的法国之行是这样招认的：“我回巴黎是为了取我个人的日用品和寄存于莱克威埃尔街 29 号马勃尔公司的家用器具。我带着十个包装箱经西班牙回到荷兰，因为经由英国的道路当时由于运输部队而封锁。”实际上，从巴黎到西班牙边境是一次侦察旅行，是她巴黎使命的第二部

分。其任务是观察法国中部和南部铁路交通枢纽的军用物资调运和部队集结情况。1916年1月11日，玛塔·哈莉到达法西边境车站昂代，24小时后潜入马德里，住进“豪华大旅馆”并与德大使馆武官卡勒少校取得联系，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漫长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看来少校深为这些消息所震动，因而立即向阿姆斯特丹的克拉默领事作了汇报，卡勒少校与平时一样，将无线电讯译成外交部密码，压根没有想到电报已被英国无线电监听站截获并转交“40室”。自从布鲁塞尔德国无线电讯中心的亚历山大·塞克于1914年11与1915年4月之间将外交部密码簿窃抄给英国间谍机构以后，破译在这里已经如家常便饭了。因此，英国军情六处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断定从巴黎辗转昂代潜入马德里向卡勒武官提供密报的间谍到底是谁。无线电报证实军情六处至今秘密观察所得的结论——玛塔·哈莉是一名德国间谍。

结束在马德里的汇报之后，她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假道葡萄牙返回海牙，她的朋友冯·德·卡派伦男爵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她。尽管如此，玛塔·哈莉仍希望立即再度去巴黎，并以玛嘉列塔·泽勒——麦克里德的名义申请新的荷兰护照，1916年5月15日即可取到。法国签证她也迅速获得，唯有英国领事馆拒绝为她在英国中转停留签发签证。对于海牙外交部的询问，伦敦方面的答复是：“有关当局具有充分理由不希望同意阁下74号来电提及的女士入境。”这或许是首次暗示英国人对玛塔·哈莉的间谍活动已经有所觉察。但关于伦敦的电复并没有人转告她本人。于是她决定即使不能经过英国，还可经过西班牙中转前往法国。1916年5月24日，玛塔·哈莉在海牙登船，乘“泽兰地亚号”轮船到达大西洋海岸的西班牙